

校正評註
王鳳洲
袁了凡
網鑑彙纂

上海
文瑞樓
印行

K204.3

2

增評加批歷史綱鑑補卷二十三

宋

涑水 司馬光

通鑑

明

瑯琊

王世貞

考亭 朱熹

綱目

趙田

袁黃

編纂

唐紀

○肅宗皇帝

名亨玄宗太子因祿山亂乃即位靈武其後克復兩京不失舊物在位七年壽五十二崩○帝以國之元子收兵靈武反叛而東不失舊物可謂賢矣然不思經遠之謀專為姑息之政節度

使由軍士廢立則其他可知矣

安慶緒殺祿山
丁酉至德三載正月。上皇以李麟同平章事。命崔圓赴彭原。安慶緒殺

祿山。祿山自起兵以來。目漸昏。至是不復覩物。性益暴躁。嚴莊與慶緒謀

夜遣閹豎李豬兒。執刀直入帳中。斫祿山腹腸。流血數斗。遂死。慶緒尋即位。按

畧祿山欲以嬖妾子慶恩代慶緒為嗣慶緒使人弑之而自立○游默齋祿山以臣而叛其君慶緒即以子而叛其父天道好還豈不昭昭然可為萬世之戒哉

殺建寧王倓。李輔國外恭謹而內狡險。見張良娣有寵。陰附之。建寧王

倓數於上前詆訐二人罪惡。二人譖之曰。倓恨不得為元帥。謀害廣平王。上怒。

賜倓死。於是廣平王倓內懼。謀去輔國及良娣。泌曰。王不見建寧之禍乎。但盡

人子之孝。良娣婦人。委曲順之。亦何能為。○胡致堂肅宗為太子厄於林甫二十年其憤悱危困多矣親見其父惑於宦

安慶緒殺祿

山

孟子稱德惠術

智存乎疾疾肅

宗為太子受困

楊李疾疾已甚

宜其操心慮患

矣乃即位以後

宦矣交煽甘蹈

前車既不能保其

子且不能安其

父豈所謂下愚

不移者乎

肅宗克取舊

物



光弼軍令嚴整

張巡許遠合兵

張巡智勇兼濟

遠守巡戰

李泌請如前策

事有大小緩急之序

欲速見小利之過

見不約而同

肅宗不用三人之謀

女聽讓殺子曾不知戒方在播越巨寇猶存已襲危亡之迹其所以克取舊物者非謂天未厭唐而忠賢是賴乎不然無自而有興復之理也

史思明等寇太原李光弼擊破之光弼軍令嚴整雖寇所不至○賊將尹子奇唐書奇作琦

寇睢陽張巡入睢陽與許遠拒却之○時安慶緒使子奇寇睢陽許遠告急

於張巡巡入睢陽與許遠合賊悉眾逼城巡督將士晝夜苦戰凡十六日擒賊

將殺士卒眾氣自倍遠謂巡曰遠懦不習兵公智勇兼濟遠請為公守請公為

遠戰自是之後遠但調軍糧修戰具居中接應而已戰鬪籌畫一出於巡賊遂

夜遁

二月帝至鳳翔○旬日隴右河西安西西域之兵皆會江淮庸調亦至長

安人聞車馬至從賊中自拔而來者日夜不絕李泌請如前策遣安西西域之

兵並塞東北取范陽上曰朕切於晨昏之戀不能待此決矣○胡致堂事有大

之序不知而倒置之不可言智知而逆施之不可言仁肅宗初從李輔國大孝之舍上皇而西行矣今大計未就復念晨昏棄遠敵而不用則欲速見小利之過也然此計非獨李泌言之顏杲卿郭子儀李光弼四人所見蓋不約而同也

杲卿既不幸歿死而肅宗復不能用三人之謀惜哉

安慶緒使史思明守范陽○先是安祿山得兩京珍寶悉輸范陽思明擁

強兵據富資益驕橫驕縱而暴橫也寢不用慶緒之命慶緒不能制賊偽署官多矣不書書守范陽何恨泌策之不

遣中使祭張九齡

九齡先見

四君皆事後之思

忠臣智士為國遠慮

天欲顯忠賢之先見

玄宗思其一

不思其二

玄宗未為盡

知九齡

念諸君以此

痛心

刺蒿為矢

諸將皆給空名告身

綱 上皇遣中使祭始興文獻公張九齡。○**鑑** 上皇思九齡先見。開元中祿山討奚契丹敗績九齡曰祿山狼子

野心且有逆相宜即 為之流涕。遣中使至曲江祭之。曲江縣今韶州屬廣東九齡家在曲江故於此致祭焉 厚恤其家。

書法 書惜之也曷為惜之惜其晚也故樊豐敗而後祠楊震○漢獻帝○宦者敗而後祭陳 實○漢靈帝○遼水敗而後思魏徵○唐太宗○祿山反而後祭九齡皆事後之思也。○尹遂昌無

東之禍則子胥之諫不驗無肥水之敗則王猛之言不酬太宗思魏徵於伐遼之後玄宗思九齡於奔蜀之餘忠臣智士為國遠慮而人主常患於忽其言而不用至於禍敗已形則回想曩日之言如著龜明鑑毫髮不爽然已無及矣

宣天固欲以此顯忠賢之先見耶九齡之卒已十有八年矣向來之言無一不驗然玄宗徒能思其爭祿山之事不思九齡於林甫之相爭之尤力故凡天寶之亂雖起於祿山其實皆林甫醞釀以成之耳思其一而不思其二玄宗

猶未為盡知九齡者也

綱 尹子奇復寇睢陽。張巡擊走之。○**目** 子奇復引兵攻睢陽。張巡謂將士曰。吾

受國恩。有守正死耳。但念諸君捐軀力戰而賞不酬。勲以此痛心耳。將士皆激

勵請奮。○**鑑** 巡乃推牛饗士。盡軍出戰。斬賊將五十餘人。殺士卒五千餘人。巡

欲射子奇而不識。乃刺蒿為矢。刺以再反銳利之也蒿呼高反 中者喜。謂巡矢盡。走白子奇。乃得其

狀。使霽雲射之。喪其左目。幾獲之。子奇乃收軍退還。

綱 四月。以郭子儀為司空。天下兵馬副元帥。與賊戰於清渠。敗績。清渠堡名在陝西鞏昌府城東

鑑 是時府庫無蓄積。朝廷專以官爵賞功。諸將出征。皆給空名告身。空者不具寫姓名從其臨事自

人君所以取天下不可虛名而輕用官爵不可輕用

瑄之得罪皆由自取徒以與林甫交藉其聞譽世遂有以瑄為寬者可謂阿其所好而失正道矣

南夏賴是以得全

進明不救張霽雲獨食不下咽霽雲囑指示信

注名聽臨事注名及清渠之敗復以官爵收散卒由是官爵輕而貨重。大將軍

告身一通纔易一醉。凡應募入軍者一切衣金紫名器之濫至是而極焉。○范

華陽官爵者人君所以馭天下不可以虛名而輕用也君以為貴而加於君子則人貴之矣君以為賤而加於小人則人賤之矣肅宗欲以苟簡成功濫假名器而輕於棄土此亂政之極也唐室不競不亦宜哉

房瑄罷以張鎬同平章事。○瑄性高簡時國家多艱而瑄不以職事為意

日與劉秩李楫高談釋老或聽門客董庭蘭鼓琴御史劾之罷為太子少師以

鎬同平章事。上嘗使僧數百人為道場於內鎬諫曰帝王當修德以弭亂未聞

飯僧以致太平也上然之

山南東道節度使魯吳奔襄陽時賊欲南侵江漢賴吳扼其衝要南夏得全○貶郭子儀為左僕射

發明子儀敗績必自諸朝請賤可謂賢矣

七月尹子奇復寇睢陽。○睢陽為賊所圍城中食盡日虜張巡乃命南霽

雲犯圍而出告急於臨淮時賀蘭進明在臨淮擁兵不救進明愛霽雲勇壯具食延之霽雲泣曰睢

陽之人不食月餘矣霽雲雖欲獨食且不下咽大夫坐擁強兵曾無分灾救患

之意豈忠臣義士之所為乎按唐書霽雲見進明進明曰睢陽存亡已決出兵何益霽雲曰城或未下請以死謝大夫因嚙落一指以示

進明曰霽雲既不能達主將之意請留一指以示信歸報座中皆為泣下初房

進明可謂不思
房瑄制馭進
明何如

時賊眾潰竄之
餘乘勢悉銳而
進安守忠等何
難就縛廣平粗
于小勝急圖休
息其識乃出懷
恩之下至調停
回紇俘掠一節
無識者以為美
談不知以備武
之責屈體葉護
馬前復成何體
制况其時西京
初復萬眾具瞻
即正義直辭喻
以功成重賞足

瑄為相惡進明以為河南節度使而以許叔冀為之都知兵馬使俱兼御史大夫叔冀遂不受其節制故進明不敢分兵非惟疾巡遠功名亦懼為叔冀所襲也○

胡致堂

進明亦可謂不思矣巡遠危迫我能救之功名獨不在我乎誠有虞於叔冀者直以事理騰騰聽命可也遲疑巽異快忠義不立豈不辱乎房瑄若知進明不可用則明言於上而廢退之以為才

則不當用私惡而委之兵柄操此
心以馭人羣難乎功業之遂矣

袁了凡

房瑄為相怒河南師賀蘭進明則用進明所惡之許叔冀為都將以牽制之故睢陽之圍進明懼叔冀見襲而不敢救李逢吉

為相忌中丞李紳則用紳所輕之韓愈為京兆尹屈紳臺參以激怒之致紳愈交計而並去其官宰相進退人才不務狗天下之公而以己私怨曲折其間斯豈忘身為國忠於人之本朝者鬪兩虎於莽岡頓已於平地踏足而徐觀之勝受其成不勝亦辭其敗若二相者其伎險可罪也

蔡希德寇上黨執節度使程千里○賊屢攻上黨常為千里所敗蔡希德

復引兵圍之千里帥百騎開門突出欲擒之會救至退還橋壞墜塹中為希德

所擒仰謂從騎曰吾不幸至此天也歸語諸將善為守備甯失帥不可失城希

德攻城竟不克送千里於洛陽囚之

九月廣平王倣倣倣六反郭子儀收復西京○

時上勞饗諸將遣攻長安謂郭

子儀曰事之濟否在此行也對曰此言不捷臣必死之回紇懷仁可汗遣其子

葉護等

回紇俗號太子曰葉護葉音攝

將精兵四千餘人來至鳳翔

府屬陝西即扶風縣

廣平王倣見葉護約為

兄弟因率郭子儀李嗣業僕固懷恩等與賊戰于長安城西自午至酉斬首六

唐紀肅宗皇帝

憤前約而人民
土地不得妄有
殘擾葉護亦難
置喙何至搖尾
乞憐如此蓋其
遇事畏惡中于
錮疾者甚深癩
其即位以後之
設施足見庸懦
無為且并非刻
意變身與博軍
民感泣而已也
李泌請更為
羣臣賀表

萬級賊遂大潰。明日賊將吳守忠皆已遁矣。大軍入西京。長安初上欲速得京師。與回紇約曰。克城之日。土地士庶歸唐。金帛女子歸回紇。至是葉護欲如約。廣平王俶拜於葉護馬前曰。今始得西京。若據俘掠則東京之人皆為賊固守。不可復取矣。願至東京乃如約。葉護驚躍下馬。答拜曰。當為陛下徑往東京。即與僕固懷恩引回紇西域之兵。自城南過營於滹水之東。軍民胡虜見俶拜者。皆泣曰。廣平王真華夷之主。上聞之喜曰。朕不及也。俶整衆入城百姓老幼夾道歡呼悲泣俶留長安鎮撫三日引大軍東出

遣使請上皇還京師。○目上謂李泌曰。朕已表請上皇東歸。朕當還東宮。復修人子之職。泌曰。上皇不來矣。上驚問故。泌曰。理勢自然。上曰。為之奈何。泌曰。今請更為羣臣賀表。言自馬嵬請留。靈武勸進。今日成功。聖上思戀晨昏。請速還京師。就孝養之意則可矣。上即使泌草表。立命中使奉以入蜀。因就泌飲酒。同榻而寢。必因請去。上曰。朕與先生久同憂慮。今方同樂。奈何遽去。泌曰。臣有五不可留。願陛下聽臣去。免臣於死。上曰。何謂也。對曰。臣遇陛下太早。陛下任臣太重。寵臣太深。臣功太高。亦太奇。此其所以不可留也。上曰。且眠矣。異日議之。對曰。陛下不聽臣去。是殺臣也。陛下歸日待臣如此。臣於事猶有不敢言者。况天

先生言是

李泌誦黃臺瓜辭
慎無再摘

宗 鄴侯不事肅
勸賢有四事
鄴侯得出處
進退之義

下既安。臣敢言乎。上良久曰。卿以朕不從卿北伐之謀乎。對曰。非也。乃建寧耳。上曰。建寧為小人所教。欲害其兄。圖繼嗣。朕以社稷大計。不得已而除之。卿不知耶。對曰。若有此心。廣平當怨之。廣平每與臣言其冤。輒流涕嗚咽。且陛下昔欲用建寧為元帥。臣請用廣平。建寧若有此心。當深憾臣。而以臣為忠。益相親善。陛下以此可察其心矣。上乃泣下曰。先生言是也。然既往不咎。朕不欲聞之。泌曰。臣非咎既往。乃欲陛下慎將來耳。昔天后有四子。長曰太子弘。天后方圖稱制。惡其聰明。酖殺之。立次子賢。賢內憂懼。作黃臺瓜辭。冀以感悟天后。天后不聽。賢亦廢死。其辭曰。種瓜黃臺下。瓜熟子離離。一摘使瓜好。再摘使瓜稀。三摘猶為可。四摘抱蔓歸。今陛下已一摘矣。慎毋再摘。上愕然曰。安有是哉。朕當書紳。對曰。陛下當識之於心。何必形於外也。是時廣平王有大功。良姊忌而譖之。故泌言及之。泌復固請歸山。上曰。俟將發此議之。其後成都使還。言上皇初得上表。彷徨不能食。欲不歸。及羣臣表至。乃大喜。命食作樂。下詔定行日。上召李泌告之曰。皆卿力也。○胡致堂

鄴侯不事肅宗 但以交友之分難于君臣哉。正坐良姊輔國表裏相接。既無除之之道。竄捨相位。隱于山林。冀君或思其故而一

悟也。奈何泌反覆數百言。而肅宗終不喻耶。於是國請而必去矣。為國有九經。以勸敬賢臣為重。勸賢有四事。以去讒。速色為先。張后寵于內。輔國寵于外。則賢者必不自保。唐室之卑。亦可知矣。嗚呼。鄴侯亦可謂得出處進退之義。

睢陽江淮保

以孤城力障江
淮何愧疾風勁
草而淫辭助功
迄無定論惟歐

陽修巡先死不
為遠遠復死不
為屈之語始足
以發明韓愈扶

獎風教之意
羅雀掘鼠

張巡守睢陽
張巡許遠死

節

者○高啟唐太宗賢也而承乾不能全其生玄宗明也而子瑛不克盡其死至於肅宗之昏辱德宗之猜忌而太子卒得以不動者果誰之功哉一季泌而已矣當是時侯有功也而李輔國嫉之誦無過也而張廷賞構之二子蓋岌岌矣賴泌居其間左右彌縫上下懽悅屢數千言皆由於至誠慳切悽惋惻但有足以感人者故危疑之跡廓然而雲消渙然而水釋既悔且悟而不覺其泣下也迺知天性之良有終非小人之所能掩者
特患無君子以發之耳苟得皆如
泌則天下豈有相弑殺之禍哉

冬十月尹子奇陷睢陽張巡許遠死之○**時**子奇久圍睢陽城中食盡議

棄城東走巡遠謀以為睢陽江淮之保障若棄之去賊必乘勝長驅是無江淮

也不如堅守以待之始與士卒同食茶紙茶與紙也既盡遂食馬馬盡羅雀掘鼠雀

鼠既盡巡出愛妾殺以食音詞士遠亦殺其奴然後括城中婦人食之人知必死

莫有叛者賊登城將士病不能戰巡西向再拜曰臣力竭矣不能全城生既無

以報陛下死當為厲鬼以殺賊厲也城遂陷巡遠俱被執并南霽雲雷萬春等

三十六人皆斬之巡死年四十九生致許遠於洛陽巡初守睢陽時卒僅萬人城中居人

亦且數萬巡一見問姓名其後無不識者前後大小戰凡四百餘殺賊卒十二

萬人巡行兵不依古法教戰陳令本將各以其意教之人或問其故巡曰今與

胡虜戰雲合烏散變態不常數步之間勢有同異臨機應猝在於呼吸之間而

動詢大將事不相及非知兵之變者也故吾使兵識將意將識士情投之而往

巡遠不可以
先後觀
巡遠烈丈夫

問張巡許遠
節義何如
天以完節付
二人

綱目破千載
之感

廣平王子儀
收復東京

肅宗不為遠
謀

如手之使指。兵將相習。人自為戰。不亦可乎。每戰巡立於戰所。為士卒倡。又推

誠待人。無所疑隱。臨敵應變。出奇無窮。號令明賞罰。信與眾共。甘苦寒暑。故下

爭致死力。河南節度使張錫。聞睢陽圍急。倍道亟進。比錫至睢陽。城已陷三日

矣。按唐書忠義傳子奇執巡服其節將釋之。或曰彼守義者烏肯為我屈且得眾心不可留乃以刃脅降巡。不屈又降霽雲未應巡呼曰南八男兒死爾不可為不義霽雲笑曰欲將有為也公知我者敢不死亦不

肯降巡。遠霽雲睢陽。尹起莘曰巡遠均為死節之臣。贊曰張巡許遠可謂烈丈夫矣。以疲卒數萬嬰孤墻。至今祠享號雙忠祠。固不可以先後而異其觀也。抗方張不制之勢。鯁其喉牙使不得捋食東南。

牽制首尾。大小四百戰。雖力盡乃死。而唐得全江淮財用。以濟中興。引利償害。以百易萬。可矣。巡先死。不為遠。遠後死。不為屈。巡後三日而救至。十日而賊亡。天以完節付二人。畀名無窮。不待留生而後顯也。劉廬

陵。巡速之死異時異地。此其並書之何解。感也。遠之死節雖明。又與巡同。加追贈。然當其時。巡子去疾已有異議矣。李翱傳巡事。復不及遠。馬綱目等而書之。所以破千載之感也。

廣平王倣郭子儀等收復東京。按唐書子儀有定天下功。居人臣第一。京師卒用其力。王室再安。子儀等與賊遇

於新店。賊依山而陳。子儀等初與之戰。不利。回紇襲其背於黃埃中。發十餘矢。

賊驚顧曰。回紇至矣。遂潰。官軍與回紇夾擊之。賊大敗。慶緒率其黨走河北。殺

所獲唐將哥舒翰程千里等三十餘人而去。許遠死於偃師。名。廣平王倣入東

京。回紇縱兵大掠。意猶未厭。倣患之。父老請率羅錦萬匹。以賂回紇。回紇乃止。

發明。觀收二京回紇之力為多。然綱目止書廣平王及子儀。而不書回紇一則尊中國二則抑夷狄三則不予回紇之有其功四則戒後世不得異類共事也。范華陽肅宗欲復唐室。苟求天下之賢

而與之共天下之功。因民之心以討暴逆。則何患乎賊之不滅哉。而唐之人主好結戎狄以求援。肅宗尤務欲速。不為遠謀。至使諸胡縱掠與賊無異。其失民也不亦甚乎。袁了凡以小人驅小人

平主袁王國監合編 卷三十三 唐紀 肅宗皇帝

李泌歸衡山
李泌必有不足於中

推波助瀾

國家由卿再
造

以甄濟為秘
書郎

甄濟引首待
甄濟守節不
活
甄濟所惡有
甚於死
濟固士君子
所當為

必禍國何進呼董卓誅常侍崔胤召朱全忠殺軍容是也以夷狄驅夷狄
必禍國唐用回紇擊安祿山宋和女貞滅契丹是也柄國者可為永鑒已

李泌歸衡山。○泌求歸山不已上固留之不能得乃聽歸衡山勅郡縣為

築室於山中。給三品料。發明時克復兩京遠請還山泌必有不足於中者夫肅宗寵張良姊任
李輔國莫親於愛子且猶殺之况賓友乎此泌之所以必去也

帝發鳳翔遣韋見素奉迎上皇。○嚴莊來降以為司農卿書法唐也。○胡致

堂嚴莊既同祿山叛君又救慶緒殺父天下之罪尚有大大於此者乎既受
其降又官之則當時亂臣賊子又何必討斯舉乎殆猶推波而助瀾也

陳留人殺尹子奇舉城降。

帝入西京上皇發蜀郡。○上入西京百姓出國門奉迎二十里不絕舞躍

呼萬歲上入居大明宮勞倣與子儀曰吾之國家由卿再造。

以甄濟為秘書郎蘇源明知制誥。○初汲郡甄濟有操行安祿山為採

訪使奏掌書記濟察祿山有異志詐得風疾昇歸家祿山反使蔡希德封

刀召之濟引首待刃希德以實病白祿山乃免後慶緒亦使彊昇至洛陽會官

軍平東京濟起詣軍門上謁倣遣詣京師上令受賊官爵者列拜以愧其心以

濟為秘書郎蘇源明亦稱病不受祿山官上擢為考功郎中。祿山之亂甄濟守
節不污當其引首

待刃之時甯預知不死以俟唐之克復豈安於義命所惡有甚
於死者耳細目無美辭亦以濟之所為固士君子之所當為也。○袁了凡
魏于禁降關羽惟龐德不屈而死
後孫權殺關羽獲禁送還魏文帝

先令諸鄴謁高陵豫於陵屋畫關羽戰克龐德憤怒于禁降伏狀禁見慚恚發病死唐克復東西京以布衣甄濟不受偽職治館於三司令百官受賊爵者皆脫巾徒跣列拜以愧其心甄別若此當時列拜者曾無一人能為于禁之慚恚以死蓋其心死固已久矣

十二月。上皇還西京。上皇至鳳翔。命悉以甲兵輸郡庫。上發騎三千奉

迎。胡致堂

父子天性也。大利所在。嫌疑生焉。上皇不以甲兵自隨。其慮深矣。肅宗之迎之也。當威儀備物。采何必發精騎耶。既啟其端。於是有露刃而劫遷者。興慶之不獲安。其居辟穀之不得考其

死漸生於是也

上皇至咸陽。上備法駕迎於望賢宮。上皇即日幸興慶宮。遂居之。上表累請

避位還東宮。上皇不許。

立廣平王俶為楚王。加郭子儀司徒。李光弼司空。功臣進階賜爵有差。

追贈死節之士。李愬。盧奕。顏杲卿。袁履。許遠。張巡。張介然。蔣清。龐堅等。

皆追贈官。其子孫戰亡之家。給復三載。議者或罪張巡以守睢陽不去。與其食

人。曷若全人。其友人李翰為之作傳表上之。曰。巡以寡擊眾。以弱制強。保江淮以

待陛下之師。其功大矣。且巡所以固守者。以待諸軍之救也。救不至而食盡。既

盡而及人。豈其素志哉。設使守城之初。口有食人之計。捐數百人。以全天下。臣

猶曰。功過相掩。况非其素志乎。眾猶是始息。

擬唐以郭子儀為司徒。李光弼為司空。謝表。

李翰為張巡作信。

功過相掩。

以良姊張氏為淑妃。書志亂始也。

史思明高秀巖各以所部來降。安慶緒忌思明之強，欲圖之。思明遂以

所部十三州來降。滄瀛安深德棣等州皆降。滄州今屬河間府瀛州今為河間府安州今屬保定府深州今屬真定府德州今屬濟南府棣州今

改為武定州。雖相州未下。相州今為彰德府。河北率為唐有矣。

制陷賊官以六等定罪。重者刑之於市，次賜自盡，次杖一百，次三等流

貶，斬達藥珣等十八人。陳希烈等七人賜自盡。上欲免張均、張洎，死。上皇不可。

上叩頭流涕曰：「臣非張說父子，無有今日。若不能活均、洎，死何面目見說於九

泉。」上皇曰：「均為汝長流嶺南，均為賊毀吾家事，決不可活。上泣而從命。」胡致

堂。張說父子於太子固有保護之功，然其計得行，則由上皇之慈也。今肅宗以生全之恩，專歸說洎而上皇無預焉。豈不悖天理，儼古之明君，不賞私勞，不罰私怨，蓋不以一身而害天下之公義也。為肅宗者，正均均之

罪而為說置後，其庶幾乎。

戊戌乾元元年春二月，以李輔國兼太僕射。輔國依附張淑，妃勢傾朝野。大赦，改元。

盡免百姓今載租庸，復以載為年。

三月，徙楚王俶為成王，立淑妃張氏為皇后。

立成王俶為皇太子，更名豫。上謂知制誥李揆曰：「成王長且有功，朕欲」

夢

均均以世臣甘心事賊于法，不原玄宗于此尚知力持威柄，乃肅宗轉以藩邸私恩力為陳請，將用以正人心而勵臣節。若陳希烈等在朝，容悅臨難偷生，即使持節來降，操三尺者亦不能為之曲貸。況以此等敗裂名義之人，猶可姑留以冀自新之效。邪肅宗聞流言而自悔，真所謂

擬唐贈顏杲卿太子太保

張鎬諫用史思明

以魚朝恩為觀軍容使

易言師貞丈人吉列鎮在軍無

帥何以敵慎肅宗即位郭李元

勳難相統攝何難使子儀光弼

分道進取乃專委官者反居二

人之上與尸失律理固不棄九

節度相州之潰又誰咎耶

自平盧輕授節使大柄下移朝

立為太子。卿意如何。按再拜賀曰。此社稷之福。不勝大慶。上意始決。

贈顏杲卿太子太保。諡曰忠節。

史思明反。殺范陽刺史烏承恩。張鎬上言。思明凶險。因亂竊位。力強則

眾附。勢奪。則人離。彼雖人面。心如野獸。難以德懷。願勿假以威權。至是李光弼

以思明終當敗亂。陰使圖之。思明遂殺承恩而叛。愚按肅宗既納思明。加以爵命。乃以承恩

承恩既失信於已降之虜。又歸罪於死。事之臣欲以服奸雄之心。豈不難哉。丁南湖玄宗不聽張九齡而寵安祿山。此覆轍之至戒也。肅宗又不聽張鎬而寵史思明。父子拒賢信奸。何其一念之相傳耶。

八月。命郭子儀等九節度討安慶緒。以宦官魚朝恩為觀軍容使。慶緒

之初至鄴也。猶據七郡。兵糧豐備。上命朔方郭子儀。淮西魯吳等七節度使討

之。又命河東李光弼。澤潞王思禮。二節度使將所部兵助之。上以子儀光弼皆

元勳。難相統屬。故不置元帥。但以宦官魚朝恩為觀軍容。宣慰處置使。觀軍容

之名自此始。郭李不可以相統。宦官乃可以統。郭李乎是故書宦者。所以病肅宗也。綱目等

陽風沙衛殿齊師。殖綽郭最曰子殿。國師齊之辱也。以諸侯之師。闖入殿之。猶以為辱。况天子之師。使宦者為

初復兩京。舉十六萬眾。棄之。其不亡亦幸哉。

十月。以侯希逸為平盧節度副使。時平盧節度使王玄志卒。上遣中

唐紀 肅宗皇帝

廷制命軍中幾視若弁髦而懷玉之廢置擅專終復據為己有則尤其甚焉者也自是而江淮山南西川盧龍踵其惡轍竊奪相尋藩鎮之禍其所由來漸矣古者治軍於於禮

宋祖貽謀之速庸人幾誤我

庸人幾誤我

庸人幾誤我

庸人幾誤我

庸人幾誤我

庸人幾誤我

庸人幾誤我

庸人幾誤我

使往撫慰將士且就察軍中所欲立者授以旌節高麗人李懷玉為裨將殺玄

志之子推侯希逸為平盧軍使朝廷因以希逸為節度副使節度使由軍士廢

立自此始○温公夫人君所以能有臣民者以大柄存乎己也苟或捨之則彼此勢均何以使其下哉肅宗遭唐中衰幸而復國宜正上下之禮以綱紀四方而偷取一時之安不思永久之患

委一介之使徇行伍之情無問賢愚惟其所欲積習為常謂之姑息乃至偏裨士卒殺逐主帥亦不治罪因而授之然則爵祿廢置殺生子奪者皆不出于上而出于下亂之生也庸有極乎古者治軍必本于禮今唐蔑之使士卒得以陵偏裨偏裨得以陵將帥則將帥之陵天子自然之勢也由是棍亂繼起民墜塗炭凡二百餘年然後大宋受命太祖始制軍法使以階級相承有小違犯咸得斧質是以上下有級令行禁止四征不庭無思不服皆由治軍以禮故也豈非貽謀之遠哉

己亥二年正月史思明自稱燕王

二月月食既○先是百官請加皇后尊號上以問中書舍人李揆對曰自古皇后無尊號惟韋后有之豈足為法上驚曰庸人幾誤我會月食事遂寢

書之著張后亂政之禍且以表其不終之兆也○袁了凡季揆吐蕃酋長以為唐第一人視其處元載盧杞間與李輔國傳乃言揆當國以子姓事之號曰五父何耶又本傳稱京師多盜輔國請選羽林騎五百備徵捕而揆格其議不從先是百官請加皇后尊號揆以例始韋后而阻止之蓋后即張良娣與輔國相表裏為奸惡者也其建議挺正如此豈區區黨輔國者

三月九節度之兵潰於相州○郭子儀等九節度圍鄴城諸軍既無統帥城久不下上下解體官軍與史思明刻日決戰未及布陳忽大風吹沙拔木天地晝晦咫尺不相辨兩軍驚潰子儀以朔方軍斷河陽橋保東京戰馬甲仗遺

李郭雖並為中興名將輸忠王之際使子儀先

獨易地而居恐
光不能如子
儀之畧無芥蒂
矣二人優劣當
以此定之
制停口勅處
分

棄殆盡諸節度各潰歸本鎮

書九節度之潰而不書子儀所以見咎在於無帥也

史思明殺安慶緒僭號大燕皇帝

制停口勅處分。初李輔國自上在靈武侍直帷幄宣傳詔命及還京師

專掌禁兵常居內宅制勅必經輔國押署然後施行。宰相百官皆因輔國

關白口為制勅付分施行莫敢違者李揆見之執子弟禮謂之五父及李峴為

相於上前叩頭論制勅應出中書具陳輔國專權亂政之狀上感悟制停口勅

處分諸務各歸有司或有追攝須經臺府輔國由是忌峴

宰相一也制停口勅處分二也其斯而已矣

七月詔郭子儀還京師以李光弼為朔方節度使兵馬元帥。時魚朝恩

惡子儀因其敗短之於上上召子儀還以李光弼代之光弼治兵嚴整始至號

令一施士卒壁壘旌旗精彩皆變是時朔方將士樂子儀之寬懼光弼之嚴

使張用濟與諸將謀以精銳突入東京逐光弼請子儀康元寶曰君以兵請郭公朝廷必疑郭公諷君為之是破其家也郭公平日何負于君子用濟乃止

賜僕固懷恩爵大甯郡王。懷恩從郭子儀為前鋒勇冠三軍前後戰功

居多故賞之

光弼代子儀

郭公何負於

君

懷恩勇冠三

軍

光弼誘馬一事
傳紀家泥古游

批之說噴噴以
為秘計殊不知

戰陳多用騎馬
即數在取多亦

不過間及牝馬
從未有以牝馬

參隊伍者雖有
游牝誘將安施

書生不藉軍旅
並不察物情好

異傳說大率類
然

高季皆萬人
敵

諸將莫喻其
意

光弼降二將
何易

光弼厚待李
日越

高庭暉才勇
過日越

十月李光弼與史思明戰於河陽大敗之。思明入洛陽城空無所有遂

引兵攻河陽使騎將劉龍僊挑戰嫚罵光弼光弼顧諸將曰誰能取彼僕固懷

恩請行光弼曰此非大將所為裨將白孝德請挺身取之光弼撫其脊而遣之

孝德挾二矛策馬亂流而進橫流而渡曰亂半涉懷恩賀曰克矣光弼曰何以知之對曰

觀其攬轡安閑是以知之龍僊易之嫚罵如初孝德瞋目大呼運矛躍馬斬之

以歸。思明屯兵於河清欲絕光弼糧道光弼軍於野水渡以備之既夕還

河陽留兵千人使將雍希顥守其柵曰賊將高庭暉李日越皆萬人敵也至勿

與之戰降則與之俱來諸將莫喻其意皆竊笑之既而思明果謂日越曰李光

弼長於憑城今出在野汝以鐵騎宵濟為我取之不得則勿反日越將五百騎

晨至柵下問曰司空在乎希顥曰夜去矣日越曰失光弼而得希顥吾死必矣

遂請降希顥與之俱見光弼光弼厚待之任以心腹高庭暉聞之亦降或問光

弼降二將何易也光弼曰思明常恨不得野戰聞我在外以為必不可取日越不